

小满是夏日的诗

■ 安徽寿县 朱绍学

轻叩夏日的门扉,小满应声启户。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之一,夏季的第二个节气。小满,顾名思义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期,只是小满,还未成熟。古代文人对这个节气也特别钟爱,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“小满诗”。

关于小满的诗词,我最喜欢的是欧阳修的《五绝·小满》,“夜莺啼绿柳,皓月醒长空。最爱垄头麦,迎风笑落红。”绿柳林中高声歌唱的夜莺,晴朗夜空中的皓月,郁郁葱葱的小麦,狼藉的落花,让小满在诗中别有韵味。闲时漫步葱茏树荫下,拾一片脆叶,任这初夏的暖阳如水漫漫,聆听草丛里

蛙们羞涩的鸣声,与一缕清风相看,与一棵绿树对视,蓦然间,一颗充满向往与渴望的心就变得柔软起来。

“子规声里雨如烟,润遍红绡透客毡。映水黄梅多半老,邻家蚕熟麦秋天。”小满时节,江南农村的旖旎风光,在元代诗人元淮的笔下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。诗人从视觉角度着眼,描绘出明丽动人的山水色彩。自然之美和劳动之美和谐地统一在这首诗里,流露出作者的赞美之情,也使读者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劳动的乐趣。

小满时节的乡村,到处是一派忙碌景象,所以诗人眼中的小满也各不相同。

有写小满预防疾病的,如宋代王之道的《遣兴》:“步履随儿辈,临池得凭栏。久阴东虹断,小满北

风寒。点水荷三叠,依墙竹数竿。乍晴何所喜,云际远山攒。”小满节气之后是疾病容易出现的时候。建议人们要有“未病先防”的养生意识,从增强机体的正气和防止病邪的侵害这两方面入手。

有写小满养蚕的,如宋代赵蕃的《自桃川至辰州绝句四十有二》:“一春多雨慧当愷,今岁还防似去年。玉历检来知小满,又愁阴久碍蚕眠。”春雨贵如油,一春多雨对农家而言是喜事,诗人为何要像去年一样的防这晚春初夏之交的雨水呢?读完两后才恍然大悟,原来是担心小满时节天阴,潮湿的天气让蚕宝宝睡不着觉。

有写小满气象的,如宋代巩丰的《晨征》:“静观群动亦劳哉,岂独吾为旅食催。鸡鸣未圆天已晓,蛙

鸣初散雨还来。清和入序殊无暑,小满先时政有雷。酒贱茶饶新而熟,不妨乘兴且徘徊。”这首诗是说,小满节气后,各地都会渐次进入夏季,南北温差进一步缩小,降水进一步增多。

读着小满诗词,就如同在听一首儿歌,在岁月深处,为我们留下初夏最美的时光。如今,人们又赋予“小满”新的哲学意义:小满是满,但却不满;小满是盛,但却不极盛;因而小满是人生的最佳状态。尽力保持在“小满”状态,就仍有发展的余地,不致“满招损”而失去进取心。



家乡的槐花麦饭

■ 陕西洛南 肖阁

无论岁月如何流逝,时间如何改变,我对家乡都是一往情深。虽然我身在远方,但是我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家乡的槐花麦饭。

人间芳菲四月天悄悄地在指尖滑落,正是“杨花落尽子规啼”的初夏时节。五月来了,在晨练中看到馒头山上的白花一片,近前凝望,原来是槐花开了。随着一阵阵的微风飘来一股股幽幽的清香,贪婪的提起鼻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恨不得把这香气充满我整个肺腑。此情此景,让我勾起了对故乡的思念,想起了老家屋后的槐花树。

我还依稀地记得,老家的屋后曾有两棵老槐树,一到夏天就绿叶葱茏,挺拔有力,花繁叶茂,尽显生命之顽强。这时,如能呷一杯香茗,坐在院子里乘凉,那该多好啊。望着自家的槐树,在绿叶的映衬下,显得洁白无瑕。白花花的槐花,远望就像琼瑶笔下的紫藤萝瀑布,又像挂在屋后的布景,令人陶醉。凉风习面,香香甜甜,弥漫在小院的每一个角落,沁人心脾。

我喜爱槐花,因为槐花香甜,给人一种淡雅、朴实、平和之美。但我更爱吃母亲做的槐花麦饭,那个香甜劲让我记忆犹新。母亲把槐花倒入盆中,一点点的捡出其中的叶子,再用清水洗净,沥干水分,然后撒上玉米面,搅拌成疙瘩,放入蒸锅中蒸熟;取出,撒上盐、蒜蓉,热油一泼,香气四溢,吃起来回味无穷。那个年代,槐花成了我们果腹的美食,吃起来有一种改善伙食的感觉。沉浸在无尽的回忆之中,让我感觉仿佛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。

现如今,虽然生活条件好了,但是每次到了槐花开的季节,我最想吃的就是母亲亲手做的槐花麦饭,吃起来最甜、最香,更重要的是带有家乡的味道,母亲的浓浓之爱。每年或是母亲给我捎来一些,或是我回家品尝槐花麦饭,那种香甜的滋味永远都不会忘记。

“槐林五月漾琼花,郁郁芬芳醉万家。春水碧波飘落处,浮香一路到天涯。”看着眼前的槐花,那熟悉的味道,把我的思绪又飘飞在一年槐花香的季节。



摘尽枇杷一树金

■ 浙江桐乡 倪梦洁

初夏的夕阳下,那一串串似金子一般的果实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圆滚滚的、毛茸茸的。而初夏的雨就如营养师,一点一滴渗入泥土,浇灌着枇杷树,风一吹,果实一个个窜到屋檐边,依偎着青瓦,悠悠地随风晃动。

枇杷树已经在老家生长了二十多年,它如老屋青瓦的一个老友,两者时常耳语厮磨,遥看夕阳霞光。小时候,枇杷树是我与小伙伴们互通有无的基地,我们在这玩成语接龙、数字游戏,还会互相讲故事。背靠着枇杷树,在一个个悠闲的日子里,我们也如枇杷树一般,在这片土壤上茁壮成长。

上了初中后,枇杷树迎来了它最风光的时候,不知是不是南方的

雨水太过丰润,那几年树上结的果子珠圆玉润,如琥珀一般,微微地在绿叶中探出头。立夏过后,果子更是呈现出一种微红的黄,如夕阳般悬挂在青瓦边,安静地等待一双手将它缓缓摘下。

后来,我因读书常常不能回老家,枇杷树也似乎比平日里更孤独了一些。没有了那些孩子们的余音绕梁,只剩下奶奶的气喘声与之相伴。空闲时间里,奶奶蹒跚地爬上木梯,摘了一篮又一篮的枇杷,又小心翼翼地用印花蓝布将其遮盖,独自蹬着三轮载着满车的枇杷去镇上的集市。整个夏天,奶奶用真诚的叫卖声和上好的品质赢得了顾客的青睐,将满树的枇杷变成了一叠薄薄的纸币。我还深深地记得那天,奶

奶从抽屉里拿出一块黑黢黢的手帕,她慢慢地打开手帕的四个角,笑着对我说:“这是那棵枇杷树上头的金子变来的,你拿去,在学校别不舍得吃肉。”我一再推辞,又一再强调我怎好意思拿这份钱,可奶奶却生了我的气,我才只好作罢收下。

时光又停在了一年的初夏,枇杷树上又结满了橙黄的果实,只是老屋被拆除后,它们已不能再依偎着青瓦了,只是默默地站立一方。可枇杷树在我心中仍旧未变,夕阳下,那些果实又如金子一般闪耀,而被奶奶用一树枇杷换得的一叠纸币,也依然被我夹在笔记本中,不舍花掉,那些纸币岂止是树上头的金子换得的,它们比金子更加宝贵。

虽是初夏浅浅,果子却结得热闹无比。

以前,老家没有果园,要吃到新鲜的果子,得到街上去买,或到邻村去采。每年的夏天,我们都到处摘果子。那些果子无论品质,还是卖相,都非常好,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客。

从前年开始,每年的夏初,父亲就会在微信里开始晒各种果子了。清脆的是毛桃,橙黄的是甜杏,金黄的是枇杷,惹得我们口水直流。自从那次父亲跟我们摘果子后,他把房前屋后开垦出来,陆续种上了各种果树。春天的桑葚,夏天的桃、杏,秋天的柿子,从此我家也有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果园。我们再也不用到处跑,有空就回家,不是赏花就是尝果,忙得不亦乐乎。

麦上场,杏子黄。在初夏的水



初夏

■ 湖北红安 赵自力

果中,杏子总是闪亮登场。青色的杏子又酸又涩,南风起后,几乎一夜就变黄了,轻轻一碰,就从枝头滚落下来。父亲特意做了个摘果子的工具,用一根竹棍,装上网兜,想吃哪颗杏子时,只要轻轻一碰,杏子就掉入网兜里,没有破损。熟透的杏子,轻轻一捏,就掰成了两半,又软又甜。

米黄色的枣花盛开时,正是枇杷成熟时。第一次摘枇杷,竟然觉得无从下手,树上密密麻麻的全是,

压得枝丫都弯了。坐在人字梯上,金黄的枇杷伸手可取,边吃边摘,一点点感受着时光的静好。如此近距离地看枇杷,倒想起齐白石的《枇杷黄熟》。那一颗颗金黄的枇杷,密密地挨在一起,就像从画中走出来一样。

我们舍不得全部摘完,选最熟的摘,邀朋友们来摘。大家一边摘一边拍照,轻声吟起“摘尽枇杷一树金”的诗句来。

父亲真是有心人,门前的几棵桃树,看着都一样,却有好几个品种。夏初是雪里红,外面青里面红,甘甜多汁。盛夏是毛桃,又大又脆。到秋季是黄桃,皮是橙黄色,汁水格外多。桃子从夏初一直可以摘到立秋。

枣花未落枇杷黄,老家的初夏,吸引着我们归家。